

金庸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诸多美丽女子,当真是林林总总,百媚千红。她们各有各的动人,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追捧者。而我,和金先生一样,最欣赏的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

说起来,这小昭虽出身名门,但幼年便被寄养他人,后来小小年纪,还被自己的母亲派去做卧底,想来所获得的母爱不多;卧底期间尝尽种种折磨,却并不心生懊恨,足见其心胸豁达,非比常人;光明顶上与张无忌被困洞窟,张无忌绝望之时,她却冷静地以充满哲理的歌声帮助其化解危机,证明她天生慧根;显然她深爱张无忌,但是与赵敏、周芷若诸女不同,你没有见她流露出丝毫嫉妒之心,只是一味地对爱人付出,而不是索求和占有;在众人被波斯明教围攻,山穷水尽之时,她挺身而出,舍得自己下半生的幸福,换取母亲的生命和大局的逆转。所以说,小昭可算是一位聪明但不世故,重情却不陷于情,拿得起放得下,为大爱舍己为人的奇女子。

我觉得小昭就是水一样的女人。安静时,她恬淡如清澈的湖水;逆境中,她委屈求全却又不生懊恨,就像在山石中婉转流淌的小溪;对待众生,她似天降甘霖,以爱滋润;

一丈青

山海里

杨雄伙同石秀杀了偷汉子的老婆潘巧云后投奔梁山泊寻宋江入伙,路上遇到“鼓上蚤”时迁,在偷鸡后还烧了祝家庄的饭店,结果被揍了一顿。宋江知悉后率领一队人马寻祝家庄祝氏三兄弟讨说法,幸亏李逵、林冲赶到,要不就在对阵中给祝家老三的未婚妻“一丈青”扈三娘擒拿了。这一丈青是何方神圣竟如此了得?

但见扈三娘出场迎战王矮虎时书中这样描写:“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钿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看来这人武艺好长得也漂亮。“扑天雕”李应的管家“鬼脸儿”杜兴先对杨雄、石秀说,后对宋江说扈家庄唯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武艺了得。此外,钟离老人也向石秀介绍扈三娘。三番两次说扈三娘,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其他人等都不是个事,看来一丈青决非等闲之辈。再看她一战矮脚虎,再战欧鹏、马麟,双刀耍得是“风飘玉屑、雪撒琼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扈三娘就是这么牛!

被林冲活捉,在宋江主持下嫁给了王矮虎上了梁山后,又被委任为女队将领。高俅带领呼延灼围剿梁山,她一战就活捉了大将彭玘。后来跟随宋江兵打北京城,她又上阵迎战北京大将李成。这次出场有词描述:“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金钏辉煌鳞甲动,银渗红罗抹额。玉手纤纤,双持宝刀,恁英雄煊赫。眼溜秋波,万种妖烧堪摘。”何等英姿飒爽!这一战梁山出场的将领可是不少,又为啥只有扈三娘有这等词赞?这样人儿咋就上了梁山咋就做了强盗咋就嫁了一个武艺相貌事事不如己的丈夫?这些都不说了。问题是这婚姻还是杀害自己家人老小的仇人安排,老公也是这些人的同伙。一丈青又怎么接受得了呢?杀父破家之仇不共戴天,怎么可能一起共事而且是上阵打仗呢?怎么可能与仇人生同寝死同穴呢?

这是何等的可笑何等悲哀又是何等可怜!之后,一丈青竟没有只言片语,是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还是天公无语对枯槁也无法说清楚这等悲催的遭遇?这就是宋江上梁山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做成一段极不般配不和谐的婚姻。一丈青本是一位有父兄疼爱又有一身好武艺的好女子,却不幸身落梁山。这端赖宋公明宋江所赐!看宋江上山前有种种无奈尚有点点向善心,上山后有种种手段却都是百般恶行,手条子辣的狠。真是向善难为恶!

一丈青为什么要嫁给王矮虎怎么就嫁给了王矮虎?正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意欲引起读者不平,从而思考宋江到底为什么要乱点鸳鸯谱,宋江是什么样的人物,梁山泊到底是什么样的聚所,又为什么如此这般。一部水浒,在宋江上梁山前后意味有大不同,前半部讲的多是逼上梁山,后半部讲的多是赚上梁山。再看大宋江山,赵匡胤黄袍加身尚有拥戴被逼的意思,建立北宋也还想着恢复旧地,到赵构匆忙上位基本上是赚了个黄袍穿,建立南宋诛杀北伐重臣罔顾自己的家人囚于敌营,又是多么的不堪。再看宋江和晁盖、赵匡义和赵匡胤,同是兄弟同是一文一武,又都留下了继位疑案。赵匡义也和宋江一样是黑矮胖子。水浒虽是江湖似乎又隐含着庙堂的影子。



机锋转时,她也能掀起惊涛骇浪,斥退妖魔;面临大局,她可以和大海一样包容万物。

如果常人同小昭一般,自小颠沛流离,被满怀怨恨的母亲带着四处复仇,做尽心机诡秘之事,正当青春年华之时,爱上一个人却无法厮守,心中必然会有阴霾,但小昭的内心却始终始终是光明的。普通女子,好到极致,也不过如纯净的水晶,没有一点杂质而已。而小昭,是自己会放光的星辰,任何污秽都沾染不了她,并且她还一直无私地向这丑陋自私的

拈朵微笑的花

燕超

人世间发散出光和热。所以,小昭真正就是女神级的人物,当得起光明教的圣女。

综观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如杨过与小龙女、陈家洛与香香公主、王重阳与林朝英等,最后的结果都是被困于情。独独小昭,能跳出情欲红尘。若说她有情,她却能说放就放,若说她无情,她实际上是为母亲为爱人放下自己。

金庸先生曾说,自己笔下的女性中,最爱小昭。虽然他未曾言明最爱的原因,但据我猜想,恐怕不仅仅因为小昭性格可人,如解语花一般,古灵精怪却也温柔体贴。黄蓉、郭

襄、王语嫣、任盈盈等人物,以性情论之,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无法分出高下。但是她们的境界,和小昭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

金先生为小昭取这个名字,应当也是有深意的,“昭”即“光明”之意。小昭成为光明教圣女的命运,是生来便已注定的吧。不知先生在取名时,是否想起过当年怀抱琵琶出塞和亲的昭君——那位同样有智慧的汉朝女子,因着自己的大爱之举,在两千多年的青山逝水、秋月春风中,始终闪烁着星独特的光芒。

金庸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他的小说中也处处透出佛教思想的痕迹。所谓佛的境界,其实就是大智慧与大慈悲,这两点,小昭都够格了。《倚天屠龙记》中有一段明教的经文:“喜乐悲愁,皆归尘上,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当我们见多了悲欢离合,就会和自己的悲欢离合产生感应,这时境界就可能产生飞跃。遇到事情,我们感应到的不是自怨自艾,不是对自己得失的情绪,而是对世人的悲悯。

论起小昭,我时常会想到《诗经·国风·召南》中的《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这首诗,恬淡中有向上的动力,恰似小昭的写照。



家乡的海岸线 (中国画) 王岩



近日遇到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她告诉我在北京、广州演出“临川四梦”的盛况,好几场演出,连她自己都没票,只能贴墙站着看完全剧。谷好好还告诉我,今年剧场里有一个新气象:一些年轻观众特地身穿传统中式服装来看昆剧演出,连观剧着装都刮起了“中国风”。

这个文化现象值得探究一下。我时常走进昆剧剧场,发现近几年青年人听昆曲,已成为一种时尚雅趣。这和十几年前剧场里白头观众压倒一片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不熟悉昆曲到喜爱昆曲,从喜爱昆曲到进化为“昆虫”,再发展到换上中式服装进剧场听昆曲,这个“三部曲”体现出昆曲正在征服越来越多的青年观众,体现出欣赏昆曲有一种仪式感和民族自豪感,体现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瑰宝的尊重和敬爱,溢于“衣”表,当然也说明了观众文化素养的提高。

观众身穿中装听昆曲,表明当代青年乐意参与戏剧的创造。有一位名叫库切拉的德国戏剧学家在《戏剧学纲要》一书中写道,戏剧的根本要素之一是“姿态表现”,并指出演员同观众是同一“姿态表现”的体验者。另一位日本戏剧家河竹登志夫则认为,观众是剧场内产生“场”的力,即在向着舞台集中的“矢量”的作用下,形成了舞台与观众之间产生感情交流的“戏剧的场”。一批观众身着中式服装走进剧场,也是一种“姿态表现”,使“戏剧力场”反馈更加强烈。而这种反馈的力传递到舞台上,演员的情绪受到感染,表演就会更加用心动情使劲。

身穿中装听昆曲这个文化现象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说明昆曲市场已经回暖,昆曲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寂寞。黑发观众成群结队进入大剧院,在多种多样的艺术样式的激烈竞争中,昆曲以其高雅端庄而妙曼的姿态,重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一席。

这也是昆剧人多年来辛勤耕耘的收获,是坚持昆曲进校园、下基层的硕果。昆曲观众要靠培养,而且要持之以恒地培养。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上海昆剧团的足迹几乎踏遍沪上所有大专院校以及许多中小学。最近七八年来,上海市教委和文化系统还实施了“文教结合工程”。正是这些扎根基层的公益普及

活动,日积月累,滴水穿石,极大地改变了昆曲的生存基础,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涵养、有消费能力、对传统艺术有浓厚兴趣的年轻观众,成为昆曲观众明显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显著特点。

昆曲在那缠绵婉转、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中,讲述着爱情故事,或喜或悲,历经四季,穿越风雨,故事中的男男女女依然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他们的爱情故事依然在粉墨舞台上深情传唱,打动今天的青年观众。如今,昆剧的剧场中以青年观众为主体,这是普及高雅艺术的一大成功。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拿出好戏。日本著名戏剧家尾崎宏次认为,昆曲是东方戏剧的源泉。他来上海看了上海昆曲精英展演后给一位著名昆曲演员写信道:“我所追求的东西,蕴藏在中国的昆剧中,喜不自胜。一言以蔽之,‘旧而新,新而旧’,真正优秀的东西,它的生命力是超越时代的。”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是昆曲艺术的里程碑。今年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十几年来,上海昆剧团汇集了国宝级老艺术家至昆五班新人的老中青三代演员,卧薪尝胆,玉汝于成,终于把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记》《紫钗记》《南柯梦记》排齐。观众是戏剧的最高的、最权威的审判官,尽管这四台戏中有个别

的艺术质量尚待提高,需要进一步打磨,但是毕竟是集结上演,新老昆曲观众蜂拥而至,无疑是对汤显祖这位东方戏剧大师最好的纪念。这也许是“临川四梦”造就当下“昆曲热”的一个根本原因。

后滩的四季,景致各异。数十平方公里的湿地内,鹭鸟齐舞,鱼翔浅底,芦荻摇曳,花木葱茏。加之游人不多,环境空旷,颇有万类霜天竞自由之感。如果不是世博会,后滩可能还是一片废厂区。而现在,后滩却是不少市民的游憩之所。

后滩的物种到底有多少恐怕无人知晓。反正每次来此,都有新发现。这几年,我在后滩看到能叫得出名字的鸟类就有鹈、戴胜、乌鸦、白鹭、震旦鸦雀等,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见红嘴黑水鸡带着几只羽翼未丰的小宝宝在水面逡巡捕食。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里俨然成了鸟的天堂。

河道里的水族成员也很丰富,鲫、黑、白条、虾、蟹、小龙虾、螺蛳、泥鳅、鳖……大人拿着网兜,孩子拎着小桶,沿着近水平台,穿梭在茂密的芦苇丛中捉鱼抓虾——这是后滩周末最常见、最经典的亲子游戏。哪怕是抓到了一厘米长的小虾米,那份满满的成就感也是溢于言表。即便是一无所获,那也是乐在其中。

不仅如此,粗略估计一下,后滩起码还有上百种植物。一些市区难觅踪影的果树,如山楂、李、橘、柿、柚等,在这里都成了寻常之物。蛇莓、紫茉莉、月见草、火炬花等一般公园少有的花草,后滩也随处可见。一圈逛下来,有名无名的花花草草不胜枚举,在后滩这片宁静的土地上,自由而和谐地生长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虽已远去,但后滩的每一天却都是崭新的。

后滩

查军

巴金与《收获》

程永新 吴越

巴金讲这一段话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肯定了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创造的自由,肯定了对人性的挖掘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发生了变革,一批年轻作家借鉴世界现代文学的共有财富,大胆实验和探索文学的各种手法,《收获》因为巴金先生任主编的特殊地位,在实际掌门人李小林的主持下,以敏锐的嗅觉,在1986、1987、1988连续三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专号。编辑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稿,作家马原也给了很好的建议。当时的这批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

和苏童就是那三期专号中的主将。除了这两位,还有王朔、余华、马原、北村、孙甘露等一批优秀作家。那几期专号日后被理论界命名为“先锋文学”,而对《收获》来说,就是推新人,我们没有打任何旗号。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年轻一拨的李洱、韩东、东西等也是从《收获》走出去的。

在文学上,巴金的观念是开放的,但在有些事情上,巴金先生却是非常固执。比如他始终不愿意《收获》去做广告,他说“你们又没到活不下去的境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刊物在面对整个商业大潮时遇到了困难。有一年,杂志社的经营发生危机,有人提出采取其他的经营方式,比如刊登一些文具、汽车等看上去还比较顺眼的广告来增加收入,但是巴金始终不同意。巴金有他的坚持,他希望办一本纯粹的文学刊物。

后来因为年龄关系,巴金辞掉了很多职务,却始终挂着一《收获》的主编。“把心交给读者”“出作品出人”“讲真话”,这些是巴金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遗产,也是留给《收获》的精神遗产。

王淦昌与《中国激光》的结缘就要从他那篇著名的《建议》说起。

十日谈

名人与名利